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

儒藏

史部
第一一四冊

四川大學出版社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儒藏·史部

儒林史傳

第十四冊

四川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八年

國家「211工程」重點學科建設項目

國家「985工程」創新基地規劃項目

中國孔子基金會重大項目



儒藏

目
錄

目
錄

諸儒學案續	明・劉元卿 編撰		一
聖學嫡派	明・過庭訓 編撰		二五九

龍溪王先生要語

安成後學劉元卿編輯

後學甘相明校刻

先生名畿字汝中、別號龍溪。與陽明王文成
公同郡人也。正德嘉靖間、文成倡明理學、其
說以致良知爲宗、郡之士駭而不信、至相與
盟曰、敢或黨新說、共黜之。先生若不聞也者、
首往受業焉。先生固以高才弱冠領鄉薦、士
望之爲去就。及是以所聞於文成出爲諸士



言之辨而核約而盡。士始悟舊習之支離轉而從文成。惟恐後。嘉靖癸未先生試禮部不第。歎曰。學貴自得。吾向者猶種種生得失心。然則僅解悟耳。立取京兆所給路券焚之。而請終身受業於文成。文成爲治靜室居之。踰年。遂悟虛靈寂感通一無二之旨。丙戌士復當試禮部。文成命先生往不答。文成曰。吾非欲以一第榮子。顧吾之學疑信者猶半。而吾及門之士。朴厚者未盡通解。穎慧者未盡敦。

教觀試仕士咸集念非子莫能闡明之故以屬子非爲一第也先生曰諾此行僅了試事縱得與選當不廷試而歸卒業焉文成曰是惟爾意乃覓大舟聚諸同志以行其在途自良知外口無別談自六經四書傳習錄外手無別檢間有及時藝者曰業已忘之矣有及試事者曰業已任之矣及抵都歐陽南野宗伯魏水洲諫議王瑤湖憲伯洎郡縣入覲諸同志爭迎先生與相辨證由是先生名盛

一時。在場屋所爲文、直爲己見、不數數顧程
式、賴有識者、此非可以文士伎倆較也、拔置
焉等、而同門緒山錢公亦在選、士咸舉手以
慶。然京國大吏多不喜學、先生嘗告公曰、此
非吾與君仕時也、且始進而棄之、師何以
自立。乃不就。廷試而中。其後文成之門來
學者日益衆、文成不能徧皆授、則屬先生與
錢公等高第弟子分教之。先生性坦夷寬厚、
其與人言、或木深契、從容譬曉、不厭反覆。士



多樂從先生而其興起者亦視諸君子爲倍。
有扣玄理於文成者文成以有心無心實相
幻相詔之先生從旁語曰心非有非無相非
實非幻纔着有無實幻便落斷常二見譬之
弄丸不着一處不離一處是謂玄機先生亟
俞之。文成主洪都鄒司成東廓暨水洲南野
諸君率同志百餘人出謁文成曰吾有向上
一機久未敢發近被王汝中拈出亦是天機
該洩時苦方有兵事無暇爲諸君言但質之

次中當不謬也。其爲師門所重如此。文成平
思田歸卒于南安。先生方借錢公赴孫試。
抵充聞訃。即同馳還迎櫬。經紀喪事。廬於墓。
服心喪三年。又建天真書院。祀文成像其中。
且以備四方之來學者。論者謂自文成歿。其
教久而益彰。先生之功也。初先生赴廷對。
故相永嘉公欲引置一甲。先生不應。開吉士
選。又欲引之。又不應。又開科道選。必欲引之。
終不應。又乃授南職方主事。尋以病乞歸。病



痊待補故相貴溪公議選宮僚其壻吳儀制
春先生門生也首以先生薦貴溪曰吾亦聞
之但恐爲文選所阻一往投刺乃可先生謝
儀制曰補宮僚而求之非所願也貴溪怒曰
投若懷乃敢却耶若負道學名其視我爲何
如人遂大恨會三殿災詔求直言六科會
薦先生學有淵源宜列清班備顧問輔養
聖德貴票^①旨詆先生僞學而罷吏科都給事
中戚賢官先生時爲武選郎再疏乞休銓司

報與告矣。踰年當考察，貴溪使謂南京薛考功曰：「王某偽學，有明旨，即黜一人，當首及之。」考功畏公議，未敢決，而時知先生者交以考功怒，遂力去先生，以快意，而因厚自結于貴溪。故先生名雖高，仕乃竟不達。然先生不以是動其心，而益孳孳以講學爲務。嘗謂天下無不可與之人，淑慝賢愚，皆可取資於已。所至接引無倦色，故自兩都及吳楚閩越皆有講舍，江浙爲尤盛，會常數百人。先生年八十



猶不廢出遊、有止之者、輒謝曰、子誠愛我、我亦非故好勞、但念久安處、則志氣日就怠荒、欲求與朋友相切劘、自了性命、非專以行教也。所著有大象義述、麗澤錄、留都峴山、東遊、南遊諸會紀、水西、冲玄、雲門、天山、萬松、華陽、斗山、環璞諸會語、羅念庵冬遊松原諸晤語、聶雙江致知議畧、別曾大常趙澈陽漫語、荅王敬所論學書、及中鑒錄、凡數十種。士皆傳誦之。

陽明夫子之學、以良知爲宗。每與門人論學、提四句爲教法、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學者循此用功、各有所得。緒山錢子謂此是師門教人定本、一毫不可更易。先生謂夫子立教隨時、謂之權法、未可定。執體用顯微、只是一機、心意知物、只是一事。若悟得心、是無善無惡之心、意即是無善無惡之意、知即是無善無惡之知、物即是無善無惡之物。蓋無心之



心則藏密、無意之意、則應鳳、無知之知、則體寂、無物之物、則用神。天命之性、粹然至善、神感神應、其機自不容已、無善可名。惡固本無、善亦不可得而有也。是謂無善無惡。若有善有惡、則意動於物、非自然之流行、着於有矣。自性流行者、動而無動、着於有者、動而動也。意是心之所發、若有善有惡之意、則知與物一齊、皆有心、亦不可謂之無矣。緒山子謂若是、是壞師門教法、非善學也。先生謂學須

自證自悟、不從人脚跟轉、若執着師門權法、以爲定本、未免滯於言詮、非善學也。時夫子將有兩廣之行、錢子謂曰、吾二人所見不同、何以同人、盍相與就正。夫子就坐天泉橋上、因各以所見請質。夫子曰、正要二子有此一問。吾教法原有此兩種、四無之說爲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說爲中根以下人立教。上根之人悟得無善無惡心體、便從無處立根基、意與知物皆從無生、一了百當、即本體便是。



工夫易簡直截更無剩欠。頓悟之學也。中根以下之人未嘗悟得本體未免在有善有惡上立根基。心與知物皆從有生。須用爲善去惡工夫。隨處對治。使之漸漸入悟。從有以歸於無。復還本體。及其成功一也。世間上根人不易得。只得就中根以下人立教。通此一路。汝中所見是接上根人教法。德洪所見是接中根以下人教法。汝中所見我久欲發恐人信不及。徒增瞞等之病。故含蓄到今。此是傳